



“剩女”其实是一个被妖魔化的词。根据教育部 2007 年 8 月公布的 171 个汉语新词,剩女是其中之一,泛指那些绝大部分拥有高学历、高收入、高智商、长相也无可挑剔,择偶要求比较高,导致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归宿,而变成“剩女”的大龄女青年。

中美二国剩女PK

中国剩女排名别号

剩女问题在中国几个一线城市相当严重,网络流传剩女按照具体年龄段的排名:

- (一)25-28 周岁之间,为初级剩女,这些人还有勇气继续为寻找伴侣而奋斗,故称“剩斗士”(圣斗士);
- (二)28-32 周岁之间,为中级剩女,此时属于她们的机会已经不多,别号“必剩客”(必胜客);
- (三)32-35 周岁之间,为高级剩女,在残酷的职场斗争中存活下来,依然单身,被尊称为“剩者为王”;
- (四)35 周岁往上,那就是特级剩女,当尊之为“齐天大剩”(齐天大圣)。

有趣的是,“剩女们”大多都有一群同样“处境”的姐妹们,在平安夜、情人节这些“令人发指”的欢聚日子里,几个小姐妹们聚在一起,要上几瓶酒,一同骂骂老板的“丧尽天良”,说说男人的“一无是处”,并狠毒地“诅咒”一些旁边桌子的情侣“有今天没明日”,然后快乐地一饮而尽,第二天笑容满面地继续上班。

笔者认为,中国的剩女现象,琼瑶小说是罪魁祸首之一。看着琼瑶的小说长大,书里面男女主角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一旦爱上,就生死相许、矢志不渝。可现实里的爱情,天时、地利、人和里,好像总有一个环节出问题,一步错,步步错,飞流直下,最后满盘皆输,难以挽回,总是和小说不合。这就是杯具啊。

有一种说法,“剩女”是被男人制造出来的。因为她们独立,有工作,有房子,有车子,普通的男人不敢往旁边站。至于优秀的男人,他们的重点是追事业,追名牌,泡健身房泡咖啡馆,就是不泡妞,尤其是不泡这些高学历高收入高智商的“4 高”MM。结果,这些剩女们,比她们聪明的没她们漂亮,比她们漂亮的没她们聪明——偏偏被剩下的就是她们。据统计,北京的剩女数字,已经逼近 100 万。

中美两国剩女差别

美国也有所谓的“剩女”。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美国大约 40% 的成年人单身,在美国 45 岁以上的女性中,有近一半即 2500 万女性是过着单身的生活。不过美国剩女的幸福感却比中国剩女高许多。

下面是中美二国剩女差别:

- (1)美国的大学教育普及率很高。大批知识女性追求事业,社会地位相对较高。晚婚就晚婚,甚至不结婚也木有神马了不起滴。结果,美国女性结婚年龄推迟,离婚率也高。美国女性研究基金会所作的调查显示,60% 的超过 45 岁的单身女性表示,即使是过着单身生活,但这并不影响她们追逐和实现自己的梦想。她们认为过单身的日子好处很多,譬如过单身日子使自己拥有更多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很有意思的是,许多美国单身女性觉得单身生活的一个好处居然是可以随意摆设自己的家具。
- (2)美国男人对女性的年龄歧视,比中国男人好许多。在美国,35 岁事业有成的漂亮剩女,绝对是香饽饽。中国男人最稀罕的,是 20 岁刚刚出头的 MM。过了 28 岁就被中国男人划入老姑娘的黑名单。很少有优秀的中国男人愿意去娶一个 35 岁的剩女,无论她有多优秀。
- (3)美国女性的经济地位要比中国女性高许多。在美国大学里,女生比例早就超过了 50%。这年头谁靠谁吃饭啊。记得念大学时候看见一句

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美国女性对男性就没那么大的依赖性。就是在家庭里,妻子收入超过丈夫的比比皆是。剩女们就没有经济利益去急急忙忙地找男人结婚。

(4)美国社会男女相对平等。讲究男人尊重女人。像“剩女”这个字眼,其实带了点侮辱女性的味道,男人们可不敢随便说,要被扔砖头的。非常高的单身比例,使得美国女性结婚的压力低了许多。社会对她们的歧视也少了许多。美国的法律规定,在求职方面,不能询问年龄和婚姻状况,否则会被告上法庭。中国的性别年龄相貌歧视到处都有。招聘广告里到处看见。中国的法律还是很健全。

(5)美国的妈妈们,不怎么管女儿,更不担心女儿嫁不出去。她们可能自己就曾经是“剩女”。中国的妈妈们,当女儿过了 25-26 岁还没嫁出去,就到处张罗相亲。皇帝不急急死太监。这事在美国很少发生。要是妈妈脑袋进水到处大张旗鼓为女儿相亲,其后果会很严重,母女关系要完蛋的。



剩女的心理压力

心理学研究发现,“剩女”要承受更大的压力,也更容易遭遇心理危机,因为她们年过 28 岁就算“剩”了,而男性可以被容忍到 35 岁。上海某公司曾举办大型白领男女公园相亲活动,组织者费尽心机说要平衡男女比例,但是结果官方说法是收效甚微,男女比例 3:7。其实根据参会者现场的观察,男女比例仅为 2:8,以至于很多大龄上海女在这样的大型相亲会上待一个小时都不见得能和一个男青年交换资料和联系方式。大龄上海女难嫁的问题丝毫没有改变。

作家三盅在他的杂文集中打趣道:“也不知从哪年开始,引进了情人节,落单的朋友失落了一把。再后来,中国人开发出了自己的情人节,单身贵族一年要过两个孤单的节日,备感落寞。似乎有人还不过瘾,近年来再度创新,开发出了光棍节,得,估计是想将单身一族赶尽杀绝哦……平白无故,这些年一下子多出三个刺激未婚人士神经的节日,笔者不由担心起来,下一个节日,会不会是“剩女节”?《剩者为王》其实是自暴自弃般的呐喊,是大龄熟女辛辣酸痛的内心剖白,是神鬼共泣石破天惊的疾声控诉,是对所有男人彻底的控诉……

剩男可以美其名曰“钻石王老五”,多 NB。剩女呢?最好听的是翡翠小丫,忒土。

笔者曾经听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说过一个故事。她来自一个书香世家,父为油画及水彩画家,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母亲是声乐教授,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当年她也是剩女,结果冰心就和她谈,你别着急,这个事情是要等的。果然后来铁凝与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结婚。从婚后的照片看,一对不再年轻的新人依然仿佛一对蝴蝶。

铁凝有句名言:爱情是无法言说的,所谓爱情就是当它到来的时候,其他的一切都将落花流水。

(摘自《财富中文网》)

大学生“卧底”拾荒族 30 天 日薪最高千元



2011 年 12 月 31 日晚,上海,一位拾荒者头戴大熊猫卡通帽子满载而归,开心迎接 2012 新年的到来。

没有人能说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大四学生黄益彪哪里变了。熟悉他的室友和同学都觉得奇怪,至少他应该变得黑一些。

这份去年暑假做的调查获得了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一等奖。黄益彪作为第一作者,在接到学校首次颁给本科生的“校长特别奖”时,用带着贵州口音的普通话,首先感谢了这群拾荒者。

在多数人眼中,拾荒等同于“脏乱差”。在黄益彪小的时候,父母就告诉他“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去捡垃圾”,但这一群体究竟是什么样子,他却并没有概念,听了课堂上老师对搓澡工群体的讲述,他和队友郑泽豪产生了好奇心,他们想到黄益彪远在老家的拾荒者三哥和他的那群朋友。

假期来了,黄益彪没有去国企实习,而是回老家寻找这群人。

喝酒打麻将 融入拾荒者群体

黄益彪来到与垃圾相邻的拾荒者聚集地。

敲开三哥的房门,一片狼藉,大量来不及处理的废品堆积在一角,每到大雨天锅碗瓢盆就要全摆上来接水。黄益彪知道,坐在桌旁进行深度访谈的计划泡汤了。听到三哥带着嬉笑的江湖气,使用脏话与邻里间交谈,他立刻意识到,如果自己再扮演一个读书人的角色一定是个异类,“别说深度访谈,就是交流怕都有隔膜”。

三哥带他和对面邻居打招呼,“这是表弟,来这附近实习的。”简单寒暄之后,邻居各自忙活着,彼此间再无更多接触。

直到夜幕降临,黄益彪才等到交流的机会。晚饭吃得差不多了,这群穿着与打工者无异的群体开始了一天中最为放松的时刻,麻将声、喝酒猜拳声,“一点也不亚于都市里的 KTV 夜夜歌声”。

“小黄,过来一起喝杯酒”,听说他是大学生,年龄稍大些的拾荒者大哥主动叫他聊天,“机会来了”,但这样的聊天总是伴随着无关他们自身状况的酒桌输赢和段子。原本在他心中早已滚瓜烂熟的访谈提纲,只能打破顺序,见缝插针。

白酒喝了四五杯,黄益彪的头有些晕乎,但类似经济状况、子女教育的问题还是难以张口,“没熟到那个份儿上。”黄益彪决定加入他们最为刺激的娱乐项目——打麻将,以此来拉近彼此的关系。

在这片聚集地,麻将确是家家爱。三哥家有一台自动麻将机,作为“茶室”,平时和几个走得近的拾荒者过来打牌,并从中抽点桌钱。这里的房租加水电每月 300 元,一家四口租的通常是两室一厅的房子,外

都市拾荒成了一些打工者转型的职业:收入不菲,时间自由,还可以把孩子带在身边教育。

30 天的时间,在贵阳市一个多数房屋都是建在半山腰的城乡接合部,黄益彪和几十个常年居住在这里的拾荒者同吃同睡,白天进城“收破烂”,晚上回家喝酒打麻将,半夜他趁着人都睡了,佯装写日记,偷偷记下这一切,最后形成一份近两万字的都市拾荒者生存状况调查。



间便是茶室兼吃饭的地方。说是娱乐,但是赌资还不小,一晚上至少有 300 多元的输赢,有时七八百,甚至上千元。两年来,三哥和对门的邻居八强就在这上面输了几万元。

虽说平日里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但在赌桌上,却是“账目分明”,黄益彪经常看到这些人因为一些赌桌上的事而发生一些口角。因为钱不多,他采取的策略是,能输就输,让别人高兴,但也不能让自己输得太厉害,至少要把本捞回来。

渐渐地,黄益彪跟大家都混熟了,打麻将时嘘寒问暖,两根烟就能聊到一块儿去。关系好的时候,三哥出去办事,黄益彪便直接在牌友家一起吃饭,也不用再说客套话。

拾荒者的一天

拾荒者的生活并不规律,打麻将打到夜里两点也是常事,有的拾荒者第二天 10 点才出门,有的太困了就干脆下午才出门。但是,一天中最主要的生意还是在上午,这时他们的“窝子”(老顾客)会把“值钱的”废品卖给他们。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拾荒者都是“捡破烂的”,按圈内的说法,“刨不如捡,捡不如运,运不如换,换不如收”,街头流动的拾荒者处于底层,捡的东西最杂,收入也最少;走街串巷收购废品者则次之;废品收购站老板地位和收入则最高。黄益彪调查的这一群体就是“运”的,不过,他们在收购生意不景气时,也偶尔会动手来捡。

三哥早上 7 点便起床了,由于身体不太好,吃完早饭已经 9 点。三嫂推起三轮车先出门,三哥挑了一个箩筐,里面放了几个茅台酒瓶和衣服包装盒作为收购样品;五六个蛇皮袋,用来装货;一杆秤,还有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回收的东西和三哥的联系电话。东西齐了,黄益彪跟着上路。

一路上来往的车辆很多,稍不留神就被卡车蹭着,这一度让黄益彪觉得拾荒是个高危职业。路上的拾荒者一般会吆喝:“收废旧家电喽!有茅台酒瓶的收来卖喽!”他发现,女的喊得勤快一些,男的则碍于情面,喊得少些。

10 点左右,三嫂打来电话,说某酒店有货让收,让收货的就是三哥的“窝子”。

到了酒店后门,三哥和三嫂进去整理酒店杂物,黄益彪则在外面帮忙照看行头。这时有新客户上来询问,他便把三哥叫出来,一起和新客户谈生意,对方是 40 岁左右的中年男人,给的是一些纸壳和铁皮等杂物。

看完货后,三哥问对方要价多少,对方开价 70 元,三哥还价 40 元,说,“这些纸壳不挣钱,况且铁皮又少”。

对方让多给点儿,三哥只让了 5 元,还价 45 元,对方摇头不想降价,三哥故意转身要走,对方问还能不能加点儿,三哥说不能。无奈之下,对方要价 50 元,三哥听后就把货收了。回去的路上三哥告诉黄益彪,这大批货转手卖给回收站至少能赚 30 多块。

交易后,拾荒者会将随身带的名片发给货主,如果是新货主,就多发几张,以防他们弄丢,以此来培养老顾客。

把货捆好后,黄益彪推来三哥自制的三轮车装货。这种车在拾荒者中很常见:前面是一个杆,作牵引用;后面是三角形,上面铺一个木板,每条边下面有一个轮子。满满一箩筐加上这一车货就是整个上午的战利品,下午则是卖货阶段。

他们一般是把货卖给回收站,但是像家电这样的“贵重”物品,有时刚买进,出门就转手卖给他需要的人;有时则把货运回住处,该修的修,该拆的拆,囤积一段时间后再集中销售。

这一天,三哥挣了 100 多元,“这算少的”。他们这行谁挣得多谁挣得少,看的不是谁起得早跑得勤,而是跑什么货。三哥告诉黄益彪,几块钱一个的茅台酒瓶子,找到黑市可以卖到几十元钱一个;一个洗衣机收两三百元,倒手卖到五六百元也有可能。

出来打工的人有了孩子后最好的工作就是拾荒

黄益彪发现,这群拾荒者一天

平均收入四五十元,生意好的一年能挣五六万元。这不符合他此前的设想:拾荒者收入少,甚至难以维持生计。

做这种拾荒的人通常在三四十岁,主要是六盘水、安顺周边县市的农民,他们多数有几年在外务工的经验,有一定的闲散资金,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生意头脑,“就看重这行的高收入”。

没有门槛,“还可以做自己的老板”。25 岁的小平刚来,“窝子”少,找不到生意做的时候,他也去附近的建筑工地干活,打些零工,多挣些钱寄回家。

一次聊天中,30 岁的和平哥向黄益彪谈起他以前的经历:17 岁开始出门打工,做过餐厅洗碗工、工地搬运工,但都没挣到钱,后来在建筑队打山洞时挣到一点钱,但又太危险。经朋友介绍,时年 19 岁的和平哥来到贵阳开始拾荒,一干就是 11 年。

虽然年龄不大,但和平哥已是这里最“元老”的人物,“窝子”最多,挣得也最多,在老家已修了一幢 10 多万元的楼房。

“都市拾荒成了一些打工者转型后的职业。”这些人告诉黄益彪,出来打工的人在有了孩子后最好的“打工”就是拾荒。

黄益彪调查了这一地区的 50 个拾荒者,他们的平均年龄在 36 岁左右,其中男性 29 名,女性 21 名,已婚 45 人,配偶在身边的有 21 人,而结婚当中有孩子的占八成,较多夫妻双方是带着孩子一起出来;孩子则基本上七八岁大小,上小学二、三年级。

40 岁出头的刘阳姐告诉黄益彪,“孩子大了,还是带在自己身边好,能罩着,也能管着。”白天刘阳姐出去做生意,孩子就在附近城乡接合部的学校上学,“虽然老师教得不好,但总归有个学上。”

黄益彪渐渐发现,这群人虽然大多数只有小学文化,但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却一点也不含糊,尤其是做拾荒生意时间长了,见识相对多了。和平哥对他讲,“我读的少,希望孩子多读点书,考个大学啥的,脸上有光,以后他们的日子也好过。”

不过,需要担心的地方在于这一群体偶尔会受到歧视,刘阳姐更是怕孩子因此会受到同学欺负。

有一次,一个城管看到刘阳姐正在捡废纸盒,便呵斥她扰乱城市秩序,她连头都不敢抬一下,一旁快 7 岁的小儿子站在旁边说,“妈妈,我要好好读书,以后一定不会让人欺负你。”

“有的酒店门口的迎宾小姐看我们穿得不怎么样,就看不起我们,我们告诉她们那点工资不算什么,我们有时一天就能上千元,她们还不相信!”刘阳姐不忿地说。

(摘自《中国青年报》文/邱晨辉)